



## 与草木谈心的人

——董雪丹散文集《与草木谈心》序

牛春霞

自小爱花，便认得不少花草。幸得遇见雪丹，从此有人与我一同沉迷于花草世界。而她，比我更甚，不仅爱花，亦是一个时时与草木谈心的人。

寒来暑往，我们尽量抽出时间，像两个小孩子，流连于花园、树丛、草地，不时为新奇的发现欢呼雀跃，为草木凋零惆怅感慨，也会为人为破坏气愤叹息。春天，明媚的海棠花、桃花、玉兰，各种花儿尽情盛放；夏天，木槿枝头花儿朵朵，池塘里睡莲娇艳，路边雪白的栀子花、树上硕大的广玉兰吐露芬芳；秋天，绽放的菊花、金黄或火红的秋叶、点缀枝头的可爱的小果子都吸引着我们的目光；冬天有冷香扑鼻的腊梅、红梅、白梅，即使顶着寒风、踏着冰雪，我们也一定要赴那场花事之约。

每每，那满树繁华、漫天花雨的美景让我们痴痴仰望；那扑面而来，或张扬恣肆、或似有若无的阵阵幽香让我们沉醉；那小小野花如满目星辰遍布大地的奇景让我们惊叹——每一个季节、每一种花儿，我们都爱。我们发现过大片的开着成串花儿的地黄，发现过几乎开成花海的婆婆纳、繁缕，也发现过盛放着大花的芍药……每一次发现，都让我们惊喜，都如同找到了一个宝藏。

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，吟得出这样诗句的人，也必然是细心留意“小小的美好”的人。我们经常走在路边，在台阶下，在许许多多毫不起眼的角落发现一朵朵小小的花，比如附地菜、斑种草，比如碎米荠、爵床，等等。这些都是不仔细看就发现不了的小花儿，每发现一种或查到它们的名字，我们就兴高采烈——这些小小的快乐给我们的生活平添了许多明亮的色彩。

为了看清一朵小花的形态，倾听一棵小草的心声，雪丹或踮脚仰望，或弯腰凝视，甚至屈膝跪于地上良久，不顾衣裤沾上尘土，不顾曾做过手术的膝盖还会时时作痛，只为与花草平视，以宇宙间生命个体平等的身份对话。

有人或许会疑惑，写下如此多的文字，会不会太辛苦？她说，看过的树木花草，会在她脑海中形成一个个果实，这些果实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随着每一次与花儿们的邂逅，随着她阅读典籍资料，而慢慢长大，渐渐成熟，直至自然而然如瓜熟蒂落——每成熟一个，便成为一篇文章。我知道，这是爱与美的果实，也是思想的果实。

历经世间的风吹雨打、世事的变幻无常、四季风物的更迭交替，于草木葱茏中，于花香氤氲里，始终葆有一颗孩童的心，去发现，去体会，因此，经年之后，这个与草木谈心的女子，眼神依旧明亮澄澈，内心依旧善良温暖，灵魂依旧自由高贵。

她对于笔下的花草树木，不是探究，不是索取，只是基于喜爱的感知，足矣。于草木间的心意相通是最纯粹也是最真挚的情感，这些情谊播撒在我们的心里，也丝丝缕缕浸润在每一篇关于花草的文章里。

与草木谈心，不经意间洞悉了植物世界许多瑰奇与奥秘，冥冥中接受了造物最珍贵的馈赠。愿真诚如你，透过这本书，透过她每一篇关于花草的文，也能体会。

## 《与草木谈心》后记

董雪丹

写这些花草时，我一直称这些文字为“花言草语”，也想过如果结集就以此为书名。但真的决定出书时，突然想改为《与草木谈心》。因为我在重新审视这些文稿时，看到了春霞为我写的序《与草木谈心的人》，恍然有悟：我们一起看花，她看我，比我看自己更明白。在我的这些文字里，有花的影子，有草的影子，有我的影子，也一直都有她的影子。就像我在前面自序里说，“她是花的知己，我也是花的知己，我俩又互为知己”。

当我冒出把这些花草结集成书的念头时，就想，一定要请她作序，才不辜负我们一起欣赏过的花草树木，才不辜负我们一起走过的看花见草的日子。我把念头说给她听时，还只是一个念头，至于何时出书，也没想过，一任自然。记得有一天，我把写木瓜的文字给她看，她同时发给我一文。我文中有她，她文中有我，我在写她，她在写我。我最喜她说我“与草木谈心”，她最喜我文末“相视一笑，莫逆于心”，真真是“气味相投才喜欢”。有意思的是，在我把文字发给她看之前，我并不知道她同时在写此文，她亦不知我文中有她。看后，彼此都有“投我以木瓜”的惊喜，所谓知己，莫过于此吧！

翻了翻微信聊天记录，发现春霞把《与草木谈心的人》发给我时，是2020年11月，还记得当时我的惊讶：“天哪，还没影的事呢！你这是督促着我出书啊！”她只是淡淡的一句：“正好这两天静下来写的，出书的事你自己看时机。”记得我看过文章之后给她发信息：“就想说三个字：你懂我。”她回：“完全是心里的感觉。”我说：“谢谢你，在我的书还没有影的时候，也可能一辈子都不出的时候，你就为我写好了序。”这个谢谢，是当面说不出来也不需要说出来的话，因为在彼此的眼睛里可以看到“懂”。

春霞眼中和笔下的我，是我愿意接受的真实的我。我们一起去看花时，很多时候都会心有灵犀地说出相似的感觉，会心意相通地说出同样的观感。看花且如此，看人更如是。春霞的文字在我这儿放了这么久，她一次都没有问过我到底用不用、发不发。这也是她的天性，凡事顺其自然。如今，这些文字终于要结集了，自然要把春霞写的文字放在前面。

说起我和春霞的缘分，归根结底也源于花草。我们同在新闻单位，彼此早已知道彼此，也在工作开会时远远地见过面，却因为性格都过于内敛，一直没有交集。很幸运的是，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好朋友，因工作关系她俩见面很多，于是经常对我说起春霞工作如何认真、做事如何靠谱，以及她如何如何爱花，也经常春霞面前说起我对花草的热爱。就这样，我和春霞在还没有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交往时，就已经很熟识，很亲切。终于，不善交往甚至有些“社恐”的我竟然破天荒地主动跑到春霞的单位找她——我很庆幸这次的主动，我俩单位只有一路之隔，中午又都因为家远不回去，从此便开启了午间一起看花的美好时光。

春霞曾和我说：“很多人问，知道、不知道那些花儿叫什么，有什么区别吗？”我说：“当然有区别，就像认识一个相惜的朋友，会因尊重而记住对方的名字，成为了解的开始。这些草木朋友永远都静静地待在那里等着你，心累时，和它们在一起，特别轻松。”她回复一个默契的微笑。此时说起这些，竟有恍惚之感，倏忽之间，我们一起看花竟已有十余年。

春霞天性爱花，比我更懂花，也因为，我结识了更多的花。翻开我的朋友圈，可以看到我俩在时光中留下的许多“脚印”。

在2016年的一天，我这样记录：“有着绵密的心事，依然不失她的洁白。蕊，那么多的心累积在一起。这些密集的花朵，仿佛在书写这个字。惊讶于它的白、它的密时，却不知道它的名字。请教春霞，一个蕙质兰心的女子，她告诉我，这是麻叶绣线菊，又叫麻叶绣球，同时又加上一句：小小的白花，硬是能弄出很热闹的感觉。”

酷爱花草的春霞曾经微信发来一种蓝色的花朵的图片，留言：“很可爱的小花，有你的名字哦。”我惊喜：“蓝雪花，别名：蓝牡丹、蓝雪丹，竟然占了我的名字。”春霞说：“本来就挺喜欢这个小花，因着这个名字更喜欢了。”不愧是爱花的知己，可以因为一个

人，更爱一朵花。“蓝色和白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，红色，也是雪中的‘丹’。”我说。“真好，这些颜色这花名中都有。”春霞答。相信这世间的神奇，总有一种花和你的气质、喜好生来就相合——只是不知道你会不会于千千万万种花草之中遇到。很庆幸，我有这样一位同样热爱草木的知己，引领这次美丽的相遇。

有一年芍药花开时，我在党校学习，校园墙边有一大片芍药，我上午课后雨中去，湿了鞋子，湿了头发。下午下课又去看，发现比起早上又多开了些。于是，一天之中两次拍下了芍药花。春霞留言：“一天跟这花儿约会两次啊。”我回：“深情吧？表面冷淡的人，内心往往蕴藏着极大的深情。”春霞感叹：“当得一个‘痴’字啊！”我喜欢这个“痴”字，我知道，春霞也喜欢张岱的“人无痴不可与交，以其无真气也”。

还有一次，我发了一个这样的朋友圈：“梅花去了，‘小桌呼朋三面坐，留将一面与梅花’的时光过去了。桃花来了，春天就这样不断地给人惊喜。惊喜不断的春天里，凭吊与伤感都是那么矫情和短暂。哪一种花开不令人心动？哪一种花落不使人黯然？只能轻轻地挥一挥衣袖，来也自然，去也自然。”春霞留言：“怎样感性的女子，才有如此直抵人心的文字？”我回：“不是一般的傻气吧？”春霞说：“你我都清楚，这是因着灵魂的纯净与执着。”我感动于她的相知，我们是同样热爱自然的人，而自然最接近灵魂的本质、人的本心。我一直觉得，我们都是可以看到草木之心的人，用人类未被污染的初心。

重新翻看这些文字，发现把这些写花草草的文字整理在一起，并且写好自序的时间，已是两年前。这两年的时间里，我经历了许多人生大事，当然有心累的时候，但只要有一点时间，我和春霞还会一起去看花，因为那是最好的放松。

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不知不觉间，已知天命，到了这个年龄，许多事情更是喜欢顺势而为的自然。书出或不出，写过的花草都在那里，不想刻意为此汲汲营营。如今，各种机缘巧合，我也愿意把这些与花草的对话留下来，那就“该当如此”，那就结集出版吧，既是与同好朋友的一种交流，也是对自己人生之路的一种回望。

回望自己时，很多次揣摩“知天命”这几个字，对此，大多解释为“谋事在人、成事在天”的认命，付出努力但把结果交给“命运”。如果说这是“知命乐天”里的“命”，那“天”又是什么？是“天意”？是“天机”？“天意”好理解，那“天机”又是什么？有人说是“智慧”，在我心里更愿意理解成“天然”，理解成与自然相处、在大自然里找到快乐的能力——“乐天知命，故不忧”。

《庄子》有言：“其嗜欲深者，其天机浅。”反过来说，嗜欲浅者天机深。我相信，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不会仅仅将物欲作为毕生追求，必定会重视自己的精神修为，让自己“表里俱澄澈”。一个内心澄明的人，一个“天机深”的人，会在适当的时候，让自己停下来，让心静下来，让心灵和外界达到和谐融通的状态，可以在春天看到柳树发芽，在冬天看到腊梅开花。

也许是老庄读得早了些，欲念少了些，也许是天性如此，有亲友当面就说过我不够努力，该得到的一些东西没有去争取。当然知道他们是为我好，我却让他们失望了。在“知天命”之后回想，却也无悔。我在顺其自然，顺了自己的天然和天性，不违心去经营，不勉强去应酬，不为一些东西去付出时间甚至尊严，那也就应该自然而然地接受得到或失去。

好就好在，我按自己的想法去活，去爱，去写，没在滚滚红尘中把自己弄丢，“我”一直都在，在与喜欢的人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读几本自己喜欢的书，在大自然里获得了那么多的平静与快乐，认识了那么多的草木朋友，值！人生哪有那么多的“既要……又要……”，能择其一而乐，才是人生至乐。

这个集子绝大多数文章都是一篇写一种花草，这次重新审视，我又加上了获得第九届冰心散文奖的《坐着轮椅去看花》，还有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过的《家在周口》《幸福树下》，虽然这几篇不只是在写花草，但也都写到花草，也是“与草木谈心”的又一种方式吧。